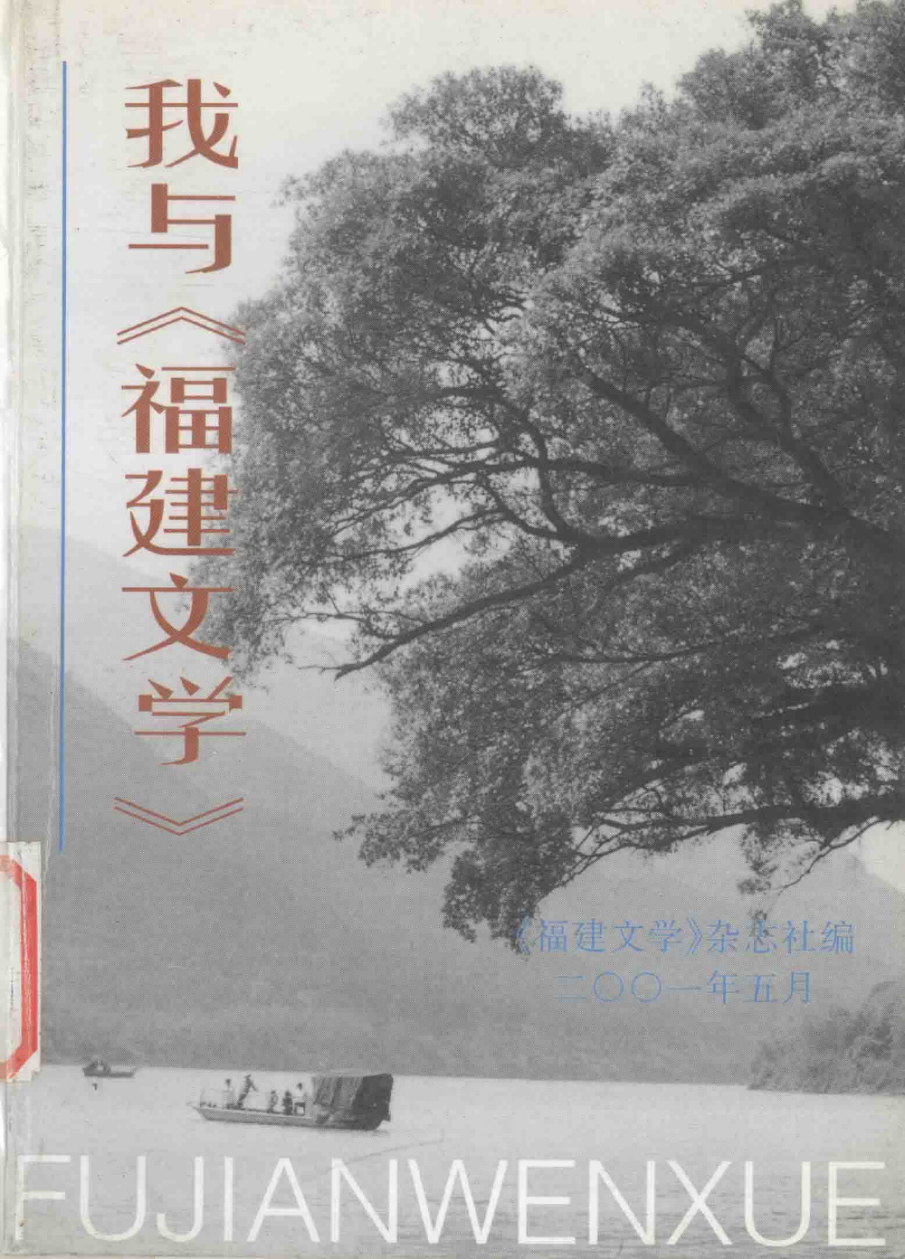




我与《福建文学》

《福建文学》杂志社编
二〇〇一年五月

FUJIANWENXUE

我与《福建文学》

魏世英 主编
陈侶白

《福建文学》杂志社编印

2001年5月

目 录

·编辑之忆·

《福建文学》创刊五十周年纪念金刊开卷小语	黄文山
.....	(1)
忆初期的《福建文艺》	郭 风 (4)
我的片断回忆与衷心祝贺	晓 植 (10)
得失寸心知	周美文 (15)
编辑部里学编辑	周美文 (27)
曾经走过的日子	孙 涛 (30)
百花苑里园丁们	姚鼎生 (36)
沧海桑田四十年	陈侶白 (39)
“藏山事业”话苦甜	陈侶白 (44)
倒春寒流摧百花	陈侶白 (49)
历史的惨痛教训	陈 中 (59)
五十年代当编辑	何泽沛 (70)
我的经历——从《热风》到《福建文学》 ..	魏 拔 (79)
路，从这里开始	张贤华 (111)
难忘的年月	刘潇瑛 (114)
落红、春泥	金筱玲 (121)
深藏的回忆	张是廉 (125)
“甘为他人作嫁衣”解	徐 荆 (130)
小楼古屋忆旧事	季 仲 (134)
十年浩劫中的编辑部	张贤华 (139)

无声的情	何 飞 (144)
编辑散记	陈钊淦 (148)
生命中闪亮的一段年华	朱谷忠 (166)
小说组人丁兴旺的年代	季 仲 (172)
难忘稿海乒乓声	章 武 (177)
骆驼祭	章 武 (181)
化作春泥更护花	魏 拔 (184)
春华秋实四十年	蔡海滨 (191)
刊物百卷书生累	黄文山 (197)
岁月如歌	黄文山 (202)
出差忆趣	黄文山 (220)
我进《福建文学》前后	施晓宇 (224)
风吹树叶	郭碧良 (233)
“口碑”及其他	杨际岚 (242)

·世纪寄语·

我们需要《福建文学》	郭 风 (246)
文学之苦恋	陈侶白 (248)
回忆《福建文学》复刊	何 为 (251)
风雨四十年	张贤华 (253)
隐忧与祝愿	魏 拔 (255)
想起史密士船长	季 仲 (257)
温馨的家	张是廉 (260)
回忆与祝愿	徐 荆 (262)
不当漂木，愿作春泥	陈钊淦 (264)
为《福建文学》祝福	蒋夷牧 (267)
寄言《福建文学》	许 江 (270)

·作者情缘·

一片西瓜	何 飞 (273)
文学情如闽江水，永忆华年	李乡浏 (283)
我从《福建文学》走出第一步	李灿煌 (291)
忆往昔，初敲文学门	尤 廉 (294)
难忘文坛师友情	陈瑞统 (298)
难忘《热风》，诗意缠绵	倪世璧 (305)
我永远的朋友和老师	张 惟 (308)
导师·挚友	郭建尧 (313)
我与《福建文学》的交往	夏 雄 (318)
报与刊的情谊	林爱枝 (323)
我与文学结缘的摇篮——《福建文学》	俞兆平 (329)
难忘的扶持	陈志泽 (336)
诗 缘	黄文忠 (340)
桃李无言	蒋夷牧 (344)
我是《福建文学》同龄人	谢春池 (350)
多雨岁月	陈志铭 (367)
上上下下同求索	洪荔生 (371)
我的良师益友——《福建文学》	陈祥龙 (377)
在编辑部工作的日子里	戴冠青 (380)
永恒的灯盏	吴建华 (386)
《福建文学》对我的帮助	王伟伟 (388)
一片温馨的记忆	青 禾 (392)
守望摇篮	戈 戎 (402)
忆《福建文学》的朋友们	李万钧 (406)
我与《福建文学》二三事	张 力 (412)

“守望田园”	黄国敏 (422)
书生之念	丹 娅 (427)
《福建文学》引我走上文学之路	赖妙宽 (435)
是你把我带出了青春的花草地	汤养宗 (441)
我的《福建文学》之恋	蔡飞跃 (450)

·附录·

《福建文学》历史沿革及工作人员名单	(454)
-------------------------	-------

《福建文学》创刊五十周年纪念金刊

开卷小语

黄文山

一本薄薄的期刊连接了五十年的文学之路，两千多位作者通过这条近乎狭窄的道路登上文坛。为此，近百名编辑贡献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乃至大半辈子的生命。这便是文学期刊的使命。

编辑五十周年纪念金刊，将半个世纪来刊物上发表过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重刊于世，这一设想得到全体老编辑的支持。于是，我们有了一次难得的新老编辑的聚会和交流。岁月早已染白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双鬓，但动情的回顾，似乎重新点燃他们美丽的青春。于是，一篇篇散发着温暖记忆的旧作，挟着雷电风烟来到我们面前。

这一幕幕精彩回放，展示了一次艰难的文学苦旅，同时照亮了福建文学五十年的道路。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我国戏剧大师陈仁鉴整理改编的《团圆之后》剧本便首发于《福建文学》的前身《热风》。当时的刊物上还发表过《春草闯堂》《春动草萌芽》等优秀剧本。福建地方戏剧的繁荣与文学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而四十年前的一组犀利且辛辣的杂文，透过岁月的风雨，仍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学震撼。

福建被海内外作家们称作“散文之乡”，我想只要读过金刊的散文卷，便会觉得此言不虚。实际上，散文卷只是一只小小的花篮，根本就盛放不下曾在这块园地上绽放的四时鲜花。冰心、巴金、孙犁、郭风、何为、汪曾祺、宗璞以及众多散文名家的风采在金刊中重现，而不断涌现的新一代散文作家，也在卷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或以情采取胜，或以理趣见长，风格各异，令人目不暇接。

福建还是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的发祥地之一，《福建文学》上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两年，在诗歌和评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当舒婷清新优美的诗歌传遍大江南北、闽山闽水间，还有一批诗人在动情地吟唱。

编辑小说卷，让我们感慨万端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与刊物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一期又一期讲习班，一次又一次新人笔会、改稿会，连接着一位位作者的姓名，催动着一篇篇佳作的问世。半个世纪来的一个传统，每当一个文学新人出现，都会成为编辑部里的欢乐节日。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对卷中收入的中篇小说作了不同程度的删节，也还有相当数量在当年颇有影响的作品未能入编，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到福建小说创作上升的轨迹。

五十年面貌日新的刊物表明一种文学的接力，既是传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创新和积累。积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而文学期刊承担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级。文学事业，尤其需要潜心投入和默默地耕耘，它摒弃浮华虚假和急功近利，既不图一时轰动效应，更不屑为金钱所驱动而迎合读者的趣味。因此，坚守文学，便意味着坚守寂寞，坚守清贫。五十年的披寒历暑，让我们看到了盈车嘉穗，也因此认识了积累的艰难。

编辑完成五十年纪念金刊，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依稀可闻新世纪的脚步声正隆隆而来。我们有幸为过往的五十年打上一个完整的句号，而后续写《福建文学》崭新的一页。

（原载《福建文学》2001年第一、二期合刊）

忆初期的《福建文艺》

郭 风

—

1951年1月《福建文艺》创刊。这是全国解放后我省的第一份文艺刊物。以后，刊物改名为《园地》，为《热风》，随后又改名为《福建文艺》，最后改名为《福建文学》，一直沿用到如今。

《福建文艺》筹备创办以至创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现在想起来，主要遇到的问题是作者太少。在40年代，在抗日战争中期，当时的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曾一度与重庆、桂林、昆明等地一样成为国统区的文化中心之一，聚集了一批文化人，其中不乏颇孚众望，且在国内具有影响的作家。只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批文化人先后离闽。到了解放战争期间，福建只留下一些年青的、土生土长的作家。所以，《福建文艺》筹备期间，首先就为不能组织到适当的作品而愁虑。记得在《福建文艺》创刊号上，当时只组织到陈侣白等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其余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可供农村工矿采用的文艺演唱作品，主要是依靠当时从解放区南下的一些作家写作，譬如陈体申（丁汀）、张展、黎明等同志的作品。

《福建文艺》发行二、三期以后，才逐渐收到一些投稿。譬如何泽沛、林微润等同志都先后寄来作品。虽然如此，原来生活于国统区的作家（包括如我这样的文学工作者），对于解放后出现的文艺形势，都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暂时搁笔，这就使得初期的《福建文艺》组织作品显得颇为困难。

二

记得当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培养作者和组织稿源。这中间最主要的一条措施，是组织作者深入生活。

在50年代，福建省文联的组织机构颇为简约，工作人员很少。省文联只有编辑部、联络部和办公室三个机构。部、室人员一般只有三至五人。当时省文联的工作（内部的）重点看来是定在编辑部上。这似乎逐渐形成一种“传统”；此等“传统”似乎一直维系至“文化大革命”君临中国大地之前。以初期的《福建文艺》而言，当时的主编由福建省文联（首任）主任鲁岩同志兼任，且承担终审之责，多少可以看出《福建文艺》所处的地位和受重视的情况。编辑部除编辑人员外，当时省文联的一个创作组，看来也归它领导。这个创作组共有三、五位专业创作人员，他们一直住在农村（记得是住在当时福州北郊新店乡的一个自然村里）的农民家里，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参加当地乡政府的一些工作，以积累素材，进行文艺创作。创作组的专业作者，开始时是一些从解放区南下的年轻作者，让他们在深入生活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以后逐渐又吸收了一些本省的作家朱一震、陈侣白等加入。记得朱、陈曾较为长时间地在福州

市郊后屿乡前屿村和闽侯县螺洲等处深入生活，随后合著了多幕话剧《种橘的人们》和电影故事片《闽江橘子红》，成为我省最早出现的优秀作品之一。

在省文联领导的指示下，《福建文艺》曾组织大专学生，例如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学和一批话剧演员到农村去体验生活。记得他们主要是住在福州北郊新店附近的农民家中；还组织他们编写一些演唱作品，向农民演出。记得当时《福建文艺》上所发的一些作品，包括一些演唱作品，都是组织大专学生以及演员到农村深入生活后所写出的。特别是一些大专同学的作品被发表，对他们有很大的鼓舞作用。这里，我顺便提及自己。当年，我和福建师院中文系同学一起至新店附近农村体验生活时，也曾写了一篇题为《拔死苗》的小演唱。这篇所谓小演唱，第一，就事论事，是配合当时当地除虫害的生产任务而作的。第二，我对于演唱作品的艺术完全不懂，编写时显得格外艰难，格外不顺手。此作虽经鲁岩同志修改后，在《福建文艺》上发表，以后想来，这是自己一次可笑的“创作”活动。

话说回来，当时，编辑部还组织一些民间艺人，如福州评话演员和评话作者到农村体验生活。我记得当时曾组织评话演员吴乐天同志和评话作者盛宝清同志，由编辑部的沈继生同志和我陪同，一起到闽侯南屿参加防洪堤的建设工程。我们背着背包下乡，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将近半年。吴乐天同志自编的评话演唱，受到民工和农民的热烈欢迎。记得有一天晚上，南屿的一个广场（大约是晒谷场）上，都是听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吴乐天为著名评话演员，当然会受到群众欢迎。与此同时，我更深切地感受，民间艺术在当年也确为农村群众所喜闻乐见。

三

约于 1953 年间，鲁岩同志调至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工作。省文联主任由当时的省文化局长陈虹同志兼任。陈虹同志对于《福建文艺》的质量欠佳以及发行量不高感到不安。经商量结果，得到当时为《福建日报》社长的何若人同志等的同意，《福建文艺》每周在《福建日报》上刊出一期。这种用意是很好的。因为可以借《福建日报》的发行量，使《福建文艺》得到更多的读者。

这样，为了工作上的需要，1954 年下半年编辑部的同志包括周美文、孙涛、杨梦周和我都到《福建日报》社办公，并与原在报社文教组工作的郭野丁、张若愚、姚鼎生、叶学信和以后又增加的张垣等一些同志组成文艺组，开展工作。文艺组除编发基本上每周一期的《福建文艺》外，且分别隔日在版面上登“小品文”和“生活小故事”各一篇，文字均在千字以内。所谓“小品文”，其实即普通所称的杂文，寓有社会生活评论和警世性质的内容，由张若愚同志负责。“生活小故事”以文学笔墨记录社会上的新人新事，由姚鼎生同志负责。

当时，强调培养工农作家。姚鼎生、叶学信二同志经常到农村、工厂生活，并辅导如王彭年、张宏康等工农作者进行文艺创作。当时，王彭年、张宏康等同志写出一些较受欢迎的小说。

我们在《福建日报》文艺组工作期间，发生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报纸上整版整版地发布由新华社发下的胡风“反革命”的材料，随着也连续发表了读者声讨胡

风的信件。有些单位以及高等学校还召开了声讨大会。这期间，我个人感到异常不安乃至恐惧。当年，我曾在福建师范学院（后改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课。这期间，传来在师院的声讨大会上，有人“揭发”我曾在课堂上选用“胡风分子”牛汉的诗歌，这成为一条“罪状”。此外，也不知是谁，“检举”了我曾宣扬“胡风分子”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以及我与七月派诗人、“胡风分子”彭燕郊有“交谊”，这又是两条“罪状”。我至今感谢当时有关领导部门以及和我相处的同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只让我在省文联和文艺组的一定范围内，把情况说明清楚；开会时并无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开两次会以后，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便显见是“平安无事”了。

四

现在想来，不论在省文联编辑部，或在《福建日报》社文艺组，当时都是比较明确地、比较突出地提出文艺面向群众、面向农村工矿和普及第一的方针。当时选稿、组稿，大抵着重提倡有关农村和工矿的题材；在文字和表现手法上，着重提倡通俗化，多采用群众语言。更提倡写新人新事，提倡工农兵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和英雄人物。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当年就是以这些认识来编辑刊物和组织创作的。

当时以为如此就是实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说得更具体些（虽然上面有的已经谈到了），初期的《福建文艺》，除了重视通俗小说外，似乎颇为看重在农村、工矿中可以说说唱唱的作品——当时称为“文艺演唱材料”。《福建文艺》创刊号出版期间近于春节，故其部分篇幅发表

文艺演唱材料。以后每逢重要节日，特别是春节期间，编辑部还预先编印小册的《福建文艺小丛刊》，包括小歌剧、相声、说唱、评话等发至农村、工矿乃至部队。1954年《福建文艺》附在《福建日报》版面上出周刊期间，每遇重要节日，也发这类作品。

我所谓的初期的《福建文艺》，指的是1951年至1956年上半年吧。1956年夏天党提出双百方针，《福建文艺》在《福建日报》社工作的同志均调回福建省文联工作，并开始根据陈虹同志（重复说一下，他当时是福建省文化局长兼福建省文联第二任主任）的意见，开始把刊物改名为《园地》，定为月刊出版。这应说是省文联所办的另一阶段的文艺刊物了。

我的片断回忆与衷心祝贺

晓 植

时光飞快地流逝，转瞬间《福建文学》创刊 50 周年了。刊物创建于建国之初，名为《福建文艺》，和新中国一样的年轻，她虽然含有几分稚气，但在人们心中确是福建的一朵朝花，使人感到颇有生气，颇有一股诱人的魅力。

我和郭风同志共同负责主编这个刊物近四年之久。郭风同志是一位资深博学的诗人，为人谦虚谨慎，蔼然可亲。几年中，我曾得到他不少的帮助，我们相处得很好，工作配合得十分愉快。创刊以后，我们每个月都要为刊物集稿、改稿或自己撰稿而紧张地忙碌一段时间。

那时候，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领导都很认真抓对文联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注意在文艺界推动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文联编辑部和创作组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很重视下到福州或外地乡村去体验生活，为写出反映现实斗争、面向工农兵和干部的文稿而努力。有几年，为配合抗美援朝、贯彻婚姻法、三反五反等运动，文联很多同志都比较长时间下去体验生活，创作了不少小型的文艺作品，有的登在刊物上，有的则编成《福建文艺小丛刊》出版了，这应该说是福建省文联一点很有意义的纪念品吧！

那个时候，我也曾下到惠安一个海港去体验生活，在那

儿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一段时间，听取当地区乡干部和群众叙述那里的封建桎梏对妇女迫害的情景：据说是有的青年妇女结婚不久，丈夫死了，婆家就为她用木头雕一男性躺在床上的一边，盖上被子，露着头部，这个死了丈夫的青年妇女，就终日陪着这个木雕男人度着一生；有的女孩子在做童养媳时丈夫就死了，到了成亲年龄时就抱着公鸡拜堂，以后每天在深夜三更公鸡第一次打鸣时，这个女性就得起床操劳家务；还有不少妇女，结婚三天后回到娘家，如果几个月后不见怀孕，则永远回不到丈夫身边。有许多妇女，由于受旧婚姻压迫，就结伴跳海自杀。跳海寻死的妇女，一个个都穿着崭新的衣服，大家把新衣服的一角一个连一个地用针线缝在一起，集体去跳海，每次这样投海死亡的妇女总是十多个人。当时的封建桎梏，不知害死了多少妇女。但是，封建桎梏逼得越紧，就越有浪漫情景出现。记得那时有不少当地干部告诉我，说是常在夜晚时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海边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然而一个闪电，你却看到在海滩上抱在一起的一对对青年男女。这种在特殊时刻出现的浪漫情景，是对封建婚姻的讽刺和反抗。

除了听到一些悲惨的故事，我还在群众中搜集到厚厚的一本民歌民谣，为写作积累了很好的素材。

为了刊物能顺利地印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编辑人员也好，创作组人员也好，都很辛苦地四处奔波，努力撰稿。编辑部的同志往往是昼夜赶着改稿或自己撰稿。有时刊物接近出版期了，但稿件尚未集齐，大家都十分着急，就忙着给在外地的创作组同志发急信催促稿件，信往往用“万万火急”的字眼儿发出。创作组的同志们有时开玩笑说：“接到编辑部的催稿‘急电’时，我们的心也就着了火了！”现